

爱的暖流

陈 涛



爱的暖流

漓江出版社

爱的暖流

陈涛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61栋)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11,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书号：10256·128 定价：1.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反映几位残废军人的爱情与生活的故事。战争支解了他们身上的某些肌体，却也支解了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精神和家庭。生活在他们面前出现了层层路障。有的恋人为此离弃而去，有的为此反而弥坚。残疾者怕拖累于人而忍痛割爱，相识者甘含辛茹苦而献出纯真爱情。促使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爱情的温暖、战友的真情，党和社会的关照，形成一股爱的暖流，使他们跨越层层“路障”，走向生活的途程。

目次

一	各有一本难念的经	(1)
二	乡情依依	(7)
三	伶俐妹	(27)
四	双推磨	(38)
五	没有爱情的结合	(52)
六	蛇医的女儿	(61)
七	冷酷的镜头	(67)
八	战地秘情	(77)
九	连长生前的嘱托	(83)
十	南归	(99)
十一	翠园新客	(109)
十二	漏泄天机	(114)
十三	不成功的试探	(123)
十四	外调真假“烈士”	(131)
十五	意外发现	(143)
十六	竟是一家人	(149)
十七	被迫坦白	(163)
十八	团聚	(172)
十九	蛇药风波	(177)
二十	不欢而散	(187)

二十一	院长象个导演.....	(197)
二十二	兄妹会.....	(206)
二十三	柔情似水.....	(218)
二十四	靠爱去解冻.....	(230)
二十五	难断渔鼓情.....	(238)
二十六	四妹接夫.....	(260)
二十七	旧伤复发.....	(269)
二十八	把光明留给战友.....	(279)
尾 声		(286)
后 记		(290)

一 各有一本难念的经

第八陆军医院铁皮屋檐下悬挂了一冬的冰凌终于融化落地了，那清脆悦耳的响声仿佛向人们报告：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春天来到长春了。

阳光融化了长春城各处的积雪。大地变得泥泞起来，雪水在阳沟里欢快地淙淙流淌。

在日本式大平房里憋困了一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病员们，能够走动的，都一反往日的懒散习惯，赶早起床，披着军大衣，呼朋唤伴，互相搀扶着离开病室，来到大操场和马路上散步，尽情呼吸沁人心脾的早春的新鲜空气。

夜里又封冻了的操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十几个伤愈待出院的伤病员自行组织操练，响亮地呼喊着一二三四！雄壮地唱着军歌齐步走：

彭司令员，

命令往下传，

五次战役打过三八线。

……

这天早上，耳聋的炊事班副班长陆发生和双目失明的卫生员、被人们爱称为“黑仔”的黄竹根用轮椅把半身瘫痪的文化教员李厚良推到操场上。

李厚良受到这支出操队伍的安装，情不自禁地轻声加入军

歌的合唱：

人民志愿军，
个个都是英雄汉，
消灭敌人冲上前。

……

陆发生由于听觉全失，参加不了合唱，只是兴趣十足地注视着操队伍，咧开大嘴傻乎乎地笑着，脸上泛起妒意说：“小子好神气，象在部队上一样啦！”

唯独黑仔对这一切漠然置之，默不作声。

“老乡们，春天早上好？”忽然，一声清脆的女高音从他们背后传来。

“……”

来人是坐在手摇三轮车上的女文工团员林莉，她因冻伤转坏疽，已被截去双脚。

林莉见没人答应她的问候，笑道：“怎么？你们变成鸡毛打锣——不响声了！”

李厚良赶紧答上话：“噢，好好，大家好！”

林莉摇近车子，提议道：“我们也唱它几首，我开个头：‘进军号，宏亮地叫，’预备——起！”

谁知没有人开腔，连文化教员李厚良也没有开口。

“哼，不唱拉倒！”林莉气嘟嘟地欲摇车离去。

黑仔忍不住答话说：“大家都是中药铺里的破抹布，抹来抹去都是苦。你有歌瘾自己唱好了，我想哭一场！”

“哈，新鲜，看来你一定是个啼哭星投胎的，快哭阿！我当艺术来欣赏！”林莉语锋凌厉，句句逼人。

黑仔心里窝着一肚子火：“你别冬瓜爬到葫芦上，乱缠一气好不好？说不定你自己蒙被窝哭够了，才来关门打要饭的——

拿穷人开心。”

李厚良怕两人斗嘴伤了和气，忙插话说：“小林，黑仔肚里吞了二十五只老鼠——百爪挠心；我也是心里不安然。看来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把锅盖揭开，把气消了吧！”

李厚良一席话，说得林莉直点头，她和解道：“黑仔，别见怪，我是黄连树下弹琵琶，无非想苦中作乐吧！”

黑仔耷拉着头，默不作声。

拌了一阵嘴，误了不少时间，陆发生不耐烦了，他原地踱步，大声说：“你们走不走？在这里吹风罚冻，我可不干，我要跟他们去出操啦！”

“走，到马路上去蹦蹦。”李厚良扭转轮椅，打了个前进的手势。

陆发生和黑仔推着李厚良坐的轮椅走在前头，林莉摇着车子随后跟上。

上了马路，林莉大声埋怨起来：“哎哎，你们还讲不讲点阶级友爱？两个大汉推一架轮椅，就不肯来帮一下可怜的女战友？你们算什么老乡？”

她的话象嚼着蒜头说的——出口带辣味，可陆发生听不见，当没事一般。黑仔只好撂下李厚良，站定了脚步：“我以为你要留在操场上唱歌呢！”

林莉将三轮车摇近黑仔，等他推行了，才软声柔气地说：“黑仔，咱俩说好，从今以后都别说那些怄气话好不好？”

黑仔答道：“当然好。林姐，我的眼睛看来完蛋了，心里象塞了团棉花，急得憋死人，说话总爱冒火星，你也别计较呵！”

林莉长长叹了口气：“黑仔，你刚才说中了，我是蒙被窝偷哭过，你怎么也知道呢？怪事！”

“我走过江湖，学会算命。”

“你算我为什么哭？”

“我算对了，你可别骂人。”

“谁敢骂算命先生咧，你算吧！”

黑仔煞有介事地捻动手指头，嘴里念念有词：“甲子乙丑，双木添愁，丙寅丁卯，关心不到！”接着，黑仔又解释道，“双木是个林字；关心，指的是一个姓关的人，看来你和一个姓关的人有点什么麻烦事，是么？”

倏地，黑仔“哎唷”惊叫一声，他手上被林莉狠拧了一把。

“死黑仔，你真坏！借算命拿人家开心，鬼才认识什么姓关姓开的。”林莉嘴巴不认账，脸却红了，汨汨无声地流出眼泪。她掏出块小花手帕，悄悄抹了泪水，转头瞟了黑仔一眼。还好，黑仔看不见这一切。

“好嘞，就算我多嘴，没有那种事就好。”黑仔怕惹她生气，没再发话。

林莉却又不罢休，追问道：“你凭什么说我和姓关的有问题？”

“我猜的。”黑仔随口答道。

林莉望见陆发生已把李厚良推出半里开外，前后行人已少，便喊了声：“黑仔，前边有根木头挡路，快搬开它。”

黑仔信以为真，离开车子探着脚往前走，林莉嬉笑着把车转到后面去，大声说：“你不说实话，就丢你在马路上！”

黑仔傻呆了，着急起来：“别，别开玩笑！”

“你不说实话就再见啦！你自己摸回医院去吧！”林莉又把车子摇远一点。

黑仔屈服了，摊开双手说：“我说了还不行，你先把车子

摇过来。”

“你先说！我知道你调皮。”林莉摇近车子，却警惕着不让黑仔抓着。

“我们连长佟永和和师部的关参谋是老战友，那次师文工队来我们连演出，你上台唱桂林渔鼓《关参谋渡江侦察记》，我听见连长对指导员说：‘她唱的关参谋是俺老乡，老关跟俺说了，他和她是房角的蜘蛛暗中丝（思）。’指导员说，‘哦！怪不得这丫头唱得那么有情感儿！’我一看台上的你，真有那么一点味道，就一直认定你是跟咱们师的侦察英雄对上象啦——我全说啦，你别坑人了行不行？”黑仔站在路中央挥舞双手说。

林莉把车子摇过去，黑仔赶紧一把抓住不松手。

三轮车重新滚动，林莉神态戚然道：“黑仔，不瞒你说，是有那么回事，你知道就算了，别到处小广播。过去的事过去啦，我如今变成这个样子，那条丝（思）得断啦！”

黑仔深有感触地说：“对，林姐，咱们废人不缠好人，痛苦的不粘幸福的！”

“黑仔，难道你也有这本难念的经？”

“谢天谢地，我好在没有这号包袱。”

“我不信！”

“信不信随你。”

这时，李厚良的轮椅转回来了，他喊道：“回去吧，要不赶不上吃早餐啦！”

一车一椅，一前一后，缓缓地驶入医院的大门，往康复区所在的那座铁皮平房而去。

陆军医院的康复区住着两种人，一种是伤病痊愈，适于归队的指战员；一种是伤病虽愈，却留下残疾，不适宜于归队的荣誉军人。他们中有的将被送回原籍省的荣军休养院长期休养

或到荣军学校去学习文化，也有准备转业或复员退伍的。

前面说的这四个人，原来各在不同病区治伤，最近按籍贯集中，他们调到一块来了。见面后，除陆发生是初会外，黑仔和李厚良原是同一个连下来的，林莉是全师知名的“渔鼓妹”。

他们来到康复区集中，等待最后评定残废等级，送回南方本省荣军休养院去。

黑仔把林莉推进她独个人住的十五号房。

林莉把车子停在床边。她原本可以自己爬上床去的，却对黑仔说：“喂，帮人帮到底，你把我抱上床吧！”

黑仔犹豫了：“这，不用吧？”

林莉见他那畏怯的样子，噗哧笑了：“想不到你还是个老封建，亏你还当过救死扶伤的卫生员呢！”

真是请将不如激将，黑仔只好把她从车子里轻轻抱起来。

林莉孩子般地用双手紧搂黑仔的颈脖，突然在他脸墩上“啵”地吻了一下，悄声说：“谢谢您！”

黑仔被她那一吻弄得茫然失措，赶紧扭开脸去，把她放到床上。

林莉在床上笑成一团。

黑仔用手背抹去沾在脸上的口沫，埋怨说：“你正经点好不好？这象个当姐的么？”

“黄连喜欢跟苦瓜在一起，相互同情会变为爱情。黑仔，你小心点，别让我把你当俘虏捉在怀里。”林莉向他闪烁着亮晶晶的大眼珠，神态里充满挑战。

黑仔淡漠地说：“穷开心多了反而更添加烦恼的。”

林莉的脸色一下严肃起来：“黑仔，我是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别当真。你帮我把车子推到床头后，回去吧！”

二 乡情依依

黑仔离开了林莉，一个人走了。

他可以放心走。为了照顾各种各样的伤员：下肢残废的要坐轮椅，双目失明的要防磕碰，陆军医院的建筑采用了最合理的结构，没有门槛，也没有台阶。如今，只要他吆呼一声，护理人员闻声就会从各个角落向他走来。他们——有热情的小伙子，也有温顺的姑娘，会把他送回他的房间。但是，何必呢，一个幸福的人才需要伴侣，需要有人分享自己的快乐；一个不幸的人，悲哀的人，要这个干什么？他不需要，他需要一个人呆着，需要自己跟自己生闷气，静静地愠气，或者，找处无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一溜平缓的斜坡走完了，后脑勺上吹来了料峭的寒风，把耳朵吹得生疼。同时，外号“踢死牛”的大头皮鞋下，传来了薄冰的碎裂声：卡嚓，卡嚓，……他知道，自己走到露天底下来了。这是东三区与东二区之间的过道；他知道，过道够宽的，两列冬青之间约莫有十米距离；他还知道，他正在向南走，只要再走三十来步，向右，就是篮球场，篮球场的长度是二十六米，然后再向左，就可以回到他所在的病区。

俗话说，“盲精哑毒”。哑了，是种什么心情，他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自从双目失明之后，严峻的生活，锤炼了他的适应能力。在视觉神经失灵之后，他的心，正通过各种功能的代偿，

直接地观察着世界。

离开前线，回到长春，一百多天了。他的心，时时刻刻，在感知着周围的环境：斯大林大街是怎样的宽广平直，解放纪念碑如何庄严肃穆，低矮的“塌塌米”——伪满国务大楼，关东军司令部是耻辱的痕迹，“康德新宫”未完成的大楼，是一个破产的野心的见证，……他知道，他自己，正是为了永远埋葬这些野心而战斗的。要不是他和他的战友的流血牺牲，说不定，在这块新的土地上又挂上乌七八糟的“新京”招牌，让祖国和人民蒙受新的苦难！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他，作为这支伟大队伍中的普通一兵，战斗过了，受了伤，伤也值得。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失明之前，他没能最后一次看看自己亲爱的祖国，自己心爱的亲人，却让那罪恶的火焰，那丑恶的霉菌色的、佝偻的豺狼的影子，作为最后一个镜头，顽固地盘踞在他的心中，令他想起来就恶心！

敌人，敌人爬上来了。瘦长的影子，霉绿的军装，土黄的钢盔，笨拙地佝偻着腰，一个，两个，三个……爬上来了！“小苏，机枪，快，给他个点射！”

小苏牺牲了，软囊囊地，趴在“马克沁”旁边。这时，他才发现，战壕里已经没有一个活人。

枪，在烈士的手上沉寂着；手榴弹，埋在炮弹掀起的浮土里，……

此刻，一九五二年九月三十日深夜，在朝鲜前线，在三八线前沿的窝头山阵地上，只有他一个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长江部队一支队三团八连卫生员黄竹根，面对着一群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国狼！

狼越来越多，六个，七个，八个，……

背后，是朝鲜的土地，再背后，鸭绿江的那边，祖国人民正在准备欢度我们共和国的第三个国庆节。阿晚师妹，竹花师妹，你们在干什么？是用红纸绿纸粘制游行的小旗，还是砍松枝榕枝在平阳圩上扎彩门？还有玉荣师叔，你还在当县长么？

你亲自到平阳镇送我出征。我的腰间，还系着你送的皮带，……

恶狼还在爬上来：十个，十一，十二，……

黑仔不再犹豫了。他大喊一声：“打！”纵身向“马克沁”扑去，抄过机枪，一阵猛烈的连发。

敌人嗷嗷叫喊着被压下去了！黑仔高兴地欣赏他们豕突狼奔的熊样子。突然，“噗！”一阵耀眼的红光。

红光过后，就是无边的、永恒的黑暗。

到了包扎所，他才知道，自己是被敌人的火焰喷射器烧伤了。后来，到了野战医院，情况越来越清楚，他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两眼角膜严重烧伤，水晶体开始病变性萎缩，……

医生们的对话很谨慎，从来没超过名词术语的框框。可是，当过三年江湖郎中，又有过两年卫生员的西医知识的他，心里十分明白：这种伤，目前国内还治不了。

从那以后，他只能是无边的黑暗中生活，直到如今。

“咔嚓，咔嚓，……”

七十四步，七十五，七十六，对，向左转。

“咔嚓，咔嚓，……”

球场走过了。一切声浪都渐渐远去：篮球的咚咚声，球员们的呼喊声，啦啦队的笑语声，……都远去了。寂寞，越来越紧密地包围着他。

战斗，欢乐，那是人家的，与他无关。

“咔嚓，咔嚓，……”薄冰在他脚下碎裂。更增加了寂寞

感。这声音，他并不陌生，就在一百多天以前，当他还是一个明眸闪烁的小伙子，刚满二十二岁，充满了生活的信念。白茫茫的雪野，青森森的松林，都使他感到一种静穆的辽阔的美。这美，如同战友的笑闹声一般，如今都还在他的周围。可是，如同他置身于笑声之外一般，他如今，感到了长春城的白雪、青松，却更加重了他的异乡感！

他渴望归去。家乡，全不是这样的。

家乡的白，只有蓝天上晴夜的云，山峦间雨霏的雾；家乡的绿，却是变幻无穷：山谷里，苍绿的松树，豆绿的樟树，褐绿的竹丛，……在这永恒的背景之前，一片片梯田，一块块秧地，从鹅黄到嫩绿，到翠绿，到墨绿，……一天一个颜色，象一个变幻无穷的魔术师。家乡的路，也全不是这样寒冷，这样单调。土路旁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路面有深深的牛车的辙痕，还有阿晚师妹那挑水的湿印，……

他渴望着归去！

但是，回去又怎样呢？青山，白云，秧田，竹丛，……自己还看得到么？那条土路，当然会照样接待你，用它的温柔，但是，你踏着土路往哪里去呢？再去找阿晚？做她的客人呢？做她的累赘？……

他再也憋不住了，往左偏了两步，站在冬青篱下，发起呆来。

“小黄！”

“黄竹根同志！”

“黑仔！”

随着两位路过的护理员发现了黑仔，一呼百应，顿时围上了一大圈人——医护人员，战友和病友，七嘴八舌地叫唤着，

簇拥着他，把他送回到病房。

“哪儿不舒服啦？”

“碰到什么糟心的事啦？”

.....

对于七嘴八舌的问题，黑仔一声不吭。

人们陆续散去了，只剩下同房的病友。陆发生也去睡了——他双耳失听，说话他也听不见，何况，他还以老粗自命，天生不是做思想工作的角色！只剩下李厚良，他不但是病友，是战友，是乡亲，而且还是“文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不可多得的“知识分子”，他自然而然，负有做思想工作的责任。可就是他，问来问去，也问不出个一二三。一般的情况，他当然懂得一些，可是，人的思想是在流水疾风般的变化之中，谁又能说得准？他问了半天得不到答复，叹口气，也去睡了。

剩下黑仔一个人，生了半宿闷气，迷迷糊糊，也不知不觉地睡去了。

睡到半夜，他被人叫醒了：

“小黄，打一针！”

听声音，柔中带刚，有吉林女子的一股豪气。他知道，是护理员小宋。

小宋告诉他，由于他白天那一哭，眼球又轻度充血。为了避免更坏的病变，医生嘱咐要打一针消炎。“哎，我说小黄，心里有事，找个人唠嗑唠嗑么，干吗在心里憋着呐！”

“唠嗑唠嗑”，你们关外人懂得什么！要干啥，你就来罢，反正到了这份上，由你摆弄了。——黑仔当过卫生员，他摆弄过别人，当然懂得，在这儿，反抗是没用的。

小宋灵活地一刺，针头就进去了。尽管她进针很轻，可是